

# 战火与炊烟



□张晓文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近期在央视开播,《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回归,导演张永新四年磨一剑,带着同样的诗意与沉郁,再度叩响了荧屏上关于家国与人心的厚重大门。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1937年淞沪会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时间脉络,铺开士农工商不同阶层人士的抗战图景,勾勒出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壮阔画卷。剧中采用了“战火与炊烟”的双线结构,前线战场与后方百姓生活两条线索交织,构建起完整的抗战叙事格局。“双线”正是导演为这部剧设定的独特叙事。

故事从淞沪会战爆发切入。旅长张云魁刚入家门即辞亲人,领命带队开拔,厨子孟万福在取喜服的半路被抓了壮丁。就这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张永新用“一龙一虫”来概括两人的命运际遇,张云魁上战场是为了赶走日寇保家卫国,而孟万福则是那个时代普通百姓的缩影,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两条线索时而交错、时而呼应,战场上的绝地求生与后方的艰难求生互为映照。白家宅战役中,张云魁率两千余官兵死守阵地,最终全军覆没,战士身上的鲜血浸透了白色的棉花,那白与红之间,是无声的控诉。与此同时,后方百姓在柴米油盐的困顿中挣扎求生。这正是战火与炊烟双线结构最鲜明的体现,这种结构让“抗战”这个词变得具体起来,这是无数人一天一天捱过来的艰苦岁月。

观看战争题材剧集,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在于你是知道结局

的人。你知道抗战最终胜利了,但是也知道淞沪会战的残酷。剧集展现了等待的煎熬、炮声响起时的恐惧、援军迟迟不至的愤怒与绝望,以及那不肯在战壕里熄灭的信念。这种知结局的感受,正是好的战争题材剧区别于平庸之作的关键所在:它不靠悬念抓人,而靠真实的情感让人无法挣脱。

剧中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被战火逼出勇气的普通人,剧中没有开挂的主角光环,只有乱世里身不由己的浮沉与坚守。正如导演张永新所说,“这部剧的落点始终是‘人’,是那些被历史推着走,却在推搡中完成了自我蜕变的普通人。”

王阳饰演的旅长张云魁,一开场是意气风发的黄埔军官,结果第一场大仗就打光了部队,自己还被扣上了“逃兵”的帽子。这条人物线没有给他安排捷径,从将领到蒙冤逃亡,再到加入游击队找到新的方向,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他不是天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者,是被现实一次次捶打之后,才一点点看清了脚下的路。黄澄澄扮演的孟万福,可能是全剧最接地气的角色。他没有觉悟,没有抱负,最初连枪都端不稳,一门心思只想活命。但战火不给他选择的机会,当他在逃难路上看到无数家破人亡的惨状,这个只想蒸包子过日子的小人物,终究还是扛起了重担。万茜演的丁玉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长。丈夫出征时她还身怀六甲,到后来她不仅要独自撑起一个家,还要在乱世里学会分辨善恶、做出抉择。她的戏很安静,没有大哭大闹,但那种沉默里的坚韧,反而更让人相信,那个年代的中国女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走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毕彦君饰演的老父张汝贤,身为传统知识分子,他在民族危亡之际守风骨、斥敌寇,同样是剧中最有风骨的人物之一。

月亮在剧中的使用不得不提,可以说剧中的双线结构是骨架,人物成长是血肉,月亮是灵魂。全剧以九个中秋夜为时间坐标,每一次圆月升起,都意味着又一年过去,又有人没能等到团圆。1937年第一个中秋,张云魁在阵地上问手下的人“此去赴死,有不想去的可以走”,没有人离开。1938年的中秋,孟万福带着张家人逃往上海,路上被人戳脊梁骨骂“逃兵”,他闷声不吭。此后每一年中秋,都在不同人物的命运转折点上落下一层霜,有人牺牲,有人暴露,有人隐姓埋名继续战斗。到1945年第九个中秋,张云魁站在军旗下望月,丁玉娇抱着孩子站在上海街头,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可那些一起看过月亮的人,有些已经永远留在了路上。

这个设计很有匠心。中秋是中国人团圆的节日,而战争却让人不能团圆。月亮虽圆,离散却深,这种反差成为无声的控诉。用固定的时间节点来叙事,也让四十集的篇幅有了韵律,观众看着剧中人一年一年地熬,才能真正体会到时间究竟有多长、有多重。

八千里路,云遮月掩,一步一步走来,方知此路之五味杂陈。《八千里路云和月》以贴着地皮走的姿态,去触摸那段历史里每一个普通人的体温。剧集有诚意,有筋骨,有温度,值得细细阅读。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 《蜜语纪》:现实与爽感强行拼接

□于民星

都市情感题材赛道中,聚焦女性成长、熟龄情感的作品向来备受瞩目。近日,由朱珠、钟汉良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蜜语纪》,凭借“全职太太离婚逆袭”标签,开播即收获不俗热度,成为兼具话题度与争议性的作品。剧集恰如棱镜的两面,一面照见了中年男女的情感与职场困境等命题,一面折射出都市爱情剧创作在追求真实与迎合爽感之间的摇摆与挣扎。

《蜜语纪》改编自晋江作家红九的同名现实题材小说。该剧将女性成长与都市情感双线并行,在许蜜语重启人生的过程中,展现了中年男女在婚姻、职场与自我价值间的拉扯与抉择。剧集最具痛感的现实锚点,在于它对中年女性生存境遇的精准描摹,那份从婚姻废墟中站起来的清醒,足够戳中人心。

剧集没有回避女性重启人生的狼狽与艰辛,镜头真实记录了许蜜语的“跌落”。饰演许

蜜语的朱珠,凭借扎实的表演功底,精准拿捏住角色不同阶段的情绪层次,婚姻里的小心隐忍、遭背叛时的冷静心碎,每一处细节都演绎得逼真生动,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挣扎。

但十分可惜的是,《蜜语纪》中难得的清醒与真实,在剧情推进中不断被“戏剧冲突”“爽感叙事”稀释。所谓都市女性成长剧,“生活”是基底,是跌撞前行、脚踏实地的现实轨迹;“成长”是灵魂,是挣脱束缚、重塑自我的内心觉醒。其关键在于“真实”,是对现实境遇的精准呈现,是对成长心路的真切表达。真正的女性成长,不该充斥着频繁的狗血冲突与短剧式的廉价爽感。

《蜜语纪》最明显的割裂,是现实基底与短剧爽感的强行拼接,把本该细腻的女性成长,写成堆砌冲突、逻辑潦草的逆袭爽文。剧中,许蜜语身为客房保洁,没有任何餐桌服务经验,却被临时安排到高级包间,为前夫与鲁贞贞一家寿宴用餐饮服务,违背星级酒店的基本用人

逻辑。

剧中高套路化的设定、强戏剧化的爽感,背离了女性靠自己突围的成长内核,与前期写实的职场细节形成强烈反差,让剧集在扎根生活的都市剧与脱离现实的网络爽剧中反复摇摆,清醒与真实的表达逐渐缺席。

角色形象与人物设定的不匹配,进一步削弱了逆袭成长的真实质感。朱珠外形明艳大气、气质出众,自带精致成熟的女性魅力,难以让观众信服角色的落魄。而钟汉良饰演的纪封,虽气质儒雅贴合精英人设,但51岁的真实状态与剧中高度磨皮的滤镜面孔形成反差,过度修磨掩盖了中年演员应有的沉稳质感,角色的真实感与说服力略显不足。

《蜜语纪》的中年叙事带着真实的清醒与套路化的虚浮。它勇敢触碰了中年女性的现实困境,用许蜜语的决绝与坚韧,为中年女性的自我救赎写下温暖注脚,却向爽感叙事妥协,用理想化的设定与套路化的桥段,稀释了现实的重量。

